



李如澍 著

喂喂姑娘

江西人民出版社

喂喂姑娘

李如澍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frac{1}{32}$ 印张11.625 字数268千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 — 55,000

统一书号: 10110·247 定价: 1.05元

内 容 提 要

作品通过一对从事邮电话务工作的姊妹对生活、工作、爱情的不同态度,以及他们的不同遭遇和命运,反映解放初期我军管会接管干部、邮电职工和国民党军统特务的殊死斗争。

季春妹、季水妹是一对话务姑娘,姊妹俩性格,爱好都不同。姐姐爱上了能干漂亮的工会干部吴世衡,妹妹爱上了貌不出众、精明朴实的青年工人龚明宝。春妹爱虚荣,上了国民党特务的当,死于非命;水妹、龚明宝在与国民党特务的斗争中,奋不顾身,英勇奋斗,表现了高尚的革命情操。除此之外,小说还穿插了邮电局军管会主任陈虎生与接管干部黄云兰、邮电工人王世发与妓女小桃子的爱情。通过这些描写,在比较广阔的背景上,展示了解放初期城市斗争的一个侧面。作品在描写解放初期南市的街道市容及风土人情方面,表现了比较浓郁的地方风味。

目 录

一	山雨欲来	(1)
二	六点过五分	(13)
三	“吃价”的人	(22)
四	忧虑	(32)
五	特殊关系	(44)
六	临变前夕	(56)
七	我来拿这杆枪	(67)
八	胆大脸皮厚	(77)
九	生死关头	(87)
十	例外	(94)
十一	巧遇	(107)
十二	姐妹龃龉	(116)
十三	两张戏票	(127)
十四	幻觉	(138)
十五	湖滨春夜	(146)
十六	送决心书	(160)
十七	人为的?	(173)
十八	夜以继日	(185)

十九	急不可待	(193)
二十	百家锁	(201)
廿一	潮扬洲上	(213)
廿二	你一定会来的	(227)
廿三	允诺	(238)
廿四	负约	(250)
廿五	露馅	(260)
廿六	家访	(271)
廿七	疑案	(281)
廿八	改变初衷	(288)
廿九	除夕突变	(297)
三十	乘隙	(306)
卅一	悔恨	(318)
卅二	幸运	(329)
卅三	死不瞑目	(336)
卅四	爱情价更高	(342)
卅五	柳暗花明	(350)
卅六	舐犊情深	(359)

一 山雨欲来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一九四九年五月，正是农历暮春三月。绮丽的风光被纷乱的时局抹上了阴暗的色彩。南市正面临解放的前夕。

这天中午，在甘家巷的麻石路面上，急步走着一个小姑娘，名叫季水妹。她上身穿件红花格子布夹袄，下身穿一条裤脚肥大的蓝卡叽布裤子，脚下蹬一双黑布白底自制布鞋。她那鹅蛋形略圆的脸庞，妩媚中显着刚劲。一头浓密青丝似的短发。额角刘海发披拂下，有着一双微微向上挑起的细长眉毛。双眼皮下两只黑眼珠子就像油浸过了一样。她皮肤并不白嫩，但胸脯丰满，给人一种朴素的、健美的感觉。

季水妹来到甘家巷的尽头，刚要伸手去推黑色的大门，忽然，后面一个人轻轻叫了一声：“水妹！”

声音很熟悉。她回头一看，原来是龚明宝。她的父亲季金标是南市电讯局一个线务佐。龚明宝是季金标两年前收的一个徒弟。

龚明宝穿一身黑粗布中式褂裤，中等个子，平顶头，浑身黑不溜秋。他额角突出，两眼圆鼓鼓，两片厚厚的嘴唇微微张开，露出一口雪白而又整齐的牙齿。若是给他戴上个礼帽，模样极象黑人牙膏盒子上画的黑人。他黑皮黑脸，大伙给他取了个外号，称他为“黑皮”。

“黑皮，你跟在我后面做什么？”季水妹蹙起双眉，疑惑地问道。

龚明宝鼓眼微笑，把腋下挟着的一包湿子花生，硬生生塞到季水妹手上：“喏，给。”

季水妹最喜欢吃湿子花生。这是一种用水浸泡再炒熟的花生，很难买到。龚明宝今天特意买来了。他一颗心卜卜跳，早就在师父家门口悠转了许久。是进去还是不进去？第一次来给师妹送礼，只水妹一个人在家还好，如果尖刻的师姐春妹在场，当着面，平白无故来送点什么花生，说什么好呢？让她笑话……那才会羞死鬼去！挨蹭了许久，一直不敢敲门。后来，门开了，季水妹出来，去巷口杂货店买盐。他尾随着，待到她买好盐要推门进去，四周无人，他才鼓起勇气，羞涩地递交了“礼物”。

季水妹掂了掂纸包，问：“你这是从哪里买来的？”

龚明宝说：“我今天休息，去青云谱玩，在那儿买来的。”

春天，去三村观桃和去青云谱远足，是南市人历年的习俗和雅事。如今，国民党番号一百军的广西军队驻守在南市，三步一哨，五步一岗，黑皮还有闲心思去青云谱！季水妹一撇嘴说：“你是大家秘密选出来的机线队的联络代表，倒逍遥自在，也不考虑护厂的事？”

龚明宝低着头说：“听说青云谱有湿子花生卖，我才……”说到这里，他停嘴不说了。

他不是去游玩，是特地去买湿子花生啊！死家伙，这又何必？“她不再责怪他；”你去了多少钱？说着，撩起花格子夹袄，手伸进右边小口袋里掏钱。

龚明宝忙摇两手：“给什么钱？”拔起腿，一溜烟跑了。

季水妹挟着那包花生进了屋。

这是一幢旧式的砖墙平房，住了好几户人家。靠门是个小院子，进去一间小堂屋，两边两间正房，都是季家租的房子。东边那间是季金标老俩口的卧室，西边那间是季水妹和她姐姐季春妹的住房。

两姊妹住房很小，四周木板壁用报纸糊了糊，显得干净清爽。用白纸裱了的窗户是撑开的。从小天井上射进的阳光，照得小小的房间却也亮堂。房间里几件家具既古旧又杂乱。一张大红旧式两门木橱，一张酱色小圆桌，几张黑骨牌凳。靠里两边，一边铺着一张硬木板单人床，中间隔了个米黄色新的床头柜。所有这一切，把房间里挤得满满的。

季水妹进房时，她姐姐春妹正斜靠在自己床上的被头上看书。

季春妹廿二岁，比季水妹大两岁。两姊妹都是南市电讯局的女话务员。季春妹个子适中，黑缎子似的头发结着两条长辫子。一双眼睛水灵灵的。她皮肉本来白嫩。喜欢抹点脂粉，瓜子脸更加俊俏。她不象妹妹那么随便，很爱打扮装饰自己。尽管她极少穿绸缎毛料，一件普通深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罩在她身上也非常雅致。窄窄的袖口，细细的腰身，使她那女性的窈窕极为动人。她有一种娴雅、文静的美。若说季水妹像三村艳丽的桃花，她则象青云谱八大山人住所中花圃里的吊兰，清俊得更加招人喜爱。

两姊妹都象花朵一般。南市电讯局的人交口夸赞：

“Beautiful真美丽！好两位喂喂姑娘。”

那时，人们崇尚英语，电讯局的人讲话更喜欢夹杂点洋文。英语中男话务员叫Hello Boy，女话务员叫Hello Girl。翻译过来，女话务员就叫“喂喂姑娘”或“喂喂小姐”了。

季春妹见妹妹走进房来，自顾看着手中的小说，头也不抬。

季水妹打开纸包，捧一把湿子花生放到床头柜上：“姐姐，快来吃花生。”

季春妹瞄了瞄床头柜，目光仍转回到手里的书上。

季水妹一把夺下姐姐手上的书。《双城记》，狄更斯著，书名和作者的名字都古怪，她嘴里嘟囔着：“《双城记》……这是一本什么鬼书？”

被妹妹搞乱了思绪，季春妹只好直起歪着的身子，懒洋洋坐在床沿上。她随手拈起一颗花生剥开送到嘴里：“哟，湿子花生，好吃，哪儿买的？”当她了解到龚明宝巴巴地从青云谱买来，以那么一种方式相送，也斜起两眼，瞅着妹妹的脸直笑。

季水妹被姐姐笑得莫明其妙，终于明白了：“姐姐，你真坏！”举起两手，伸向春妹腋下去“挠痒”。春妹虽是姐姐，体力不如妹妹。撕扭膈肢什么的，总是吃亏。她一边讨饶，一边喘吁吁说：“君子口驳驳，小人动手脚。”说着，又挤眉弄眼咬嘴默笑。

两姊妹共同生活在一起，同睡一房，无话不谈，有些事仍会各自保密。那年月风气已经开朗，大城市的男女青年，多半讲究交朋友、自由恋爱。季氏两姊妹也不例外，她们留心哪个小伙子注意着自己，也关注身边的同伴姐妹，有哪些男人在偷偷献殷勤。女子不象男子那么直率，无所掩饰，并以有个“朋友”为荣。她们有些事是严守秘密的。季春妹最近已属意于一个男同事，他没给任何人透露。季水妹近时对局里一个男的无线报务员颇有好感，尽管她性子直率，心里的隐秘从没给姐姐说过。季春妹却有所发现，龚明宝跑到家里来的次数越来越

勤。他眼睛极像《聊斋志异》中所说的“目灼灼似贼”，总是那么盯着妹妹。旁观者清，此刻，她吃着龚明宝送来的湿子花生，心照不宣地取笑了妹妹一通。

说起龚明宝，倒是一个山区出来的朴实小伙子，为人象山里的岩石一样厚实。他最守信用，答应了你的事一定要做到，真是“一诺千金”。抗战胜利那年，他跟着季金标的电话线路修理班当临时工，一百多斤的行李伙食担子，问他挑得起不？他说挑得起。他点了头的事就不反悔。担子沉重，每天走很远的路，他咬牙干，肩膀皮磨破了，晚上偷偷躲在伙店里灶前用烧酒擦一擦，第二天又挑重担上路。他作事老老实实，不会偷懒卖乖，工人们都喜欢他。因此，他很快转了正，当上了正式线工，被季金标收为徒弟。他经常帮着师父家里搞些劳动，挑水啦，劈柴啦。季大娘见他累得汗扒水流，心里过意不去，留他吃饭，他却溜走了。气得季大娘跺脚骂：“这个鬼崽子！”去年中秋节，季大娘趁龚明宝下乡查线的机会，要他带几斤月饼，捎给乡下开布店的妹夫妹妹。季春妹是乡下这位姨妈带大的，额外又拿出体己钱买了两斤蛋糕托龚明宝带去。因为没说清地点，害得龚明宝问来问去，冤枉跑了三十里夜路。沿途没有卖吃食的店子，他一直饿着肚子，还是把点心礼物原封不动送到了。事后，季大娘赞叹说：“黑皮真是呆头鹅，委实是个老实坨子！”她还指着季水妹的鼻子说：“如果叫你这号赖皮子去，碰到那种情况，那你姨妈是连饼碎子、蛋糕屑子也莫想吃了。”

季水妹很满意龚明宝能经常为她家里搞一些笨重的粗活。爸妈年纪大，姐姐斯文一派，要不是龚明宝，全得自己动手。她原只把他当作师兄看待，不想着有其它，更不知道他对自己还有“覬覦”之心。眼下姐姐嘲弄她，她才恍然大悟。

季春妹见妹妹闭嘴不语，越发咯咯地讪笑。这时，后进屋里一个小市民模样的妇女推门探头进来，扬着蓬松的卷发，招手朝季春妹笑道：

“快去，三缺一，就等着你啦！”

南市赌风很盛，临近解放，国民党政权处于半瘫痪状态，警察不管事，市民可以大张旗鼓的打麻将了。

季春妹听说有麻将牌打，连忙站起身来。

季水妹一拉她说：“这种日子，还打牌！？”又说：“局里的人都关心护厂的事，爸爸买米快回来了，看他有什么话说。”

“你们护你们的厂，我是要去摸它八圈。”季春妹抽身走了。那卷发女人边走边轻声笑着说：“国家事，管它娘，搓搓麻将又何妨？”

季水妹剥了几颗花生吃着。穿透窗棂的阳光，把一束金黄色的光线投射在她脸上。她揉了揉眼睛，又吃进了一颗花生米。花生确实好吃。这时，龚明宝的面容不禁在她心里浮现了出来。她耸起眉毛，咬了咬嘴唇。她闭上眼，又睁开眼，然后，重重摇了摇头，心里说：

“他怎么一身这么黑？”

她两手狠力捻碎了一个花生壳，把花生壳使劲往地下一抹。

堂屋里有人咳嗽了一声。季水妹走出房门，一看，爸爸从外面回来了。

季金标原是赣南潋水河边一个渔民。反“围剿”那些年，农村站不住脚，他给修电话线的做小工，后来就在电报局补上了一个线务佐，抗战胜利那年调来南市。他头上的短发稀疏灰白，额头的皱纹犹似刀刻，脸容黑瘦清癯，实际年龄只五十出

头，看来象有六十上下。他穿一件“夹克”式的蓝粗布上衣，腰间露出一个皮钳套子，套子中装着一把八吋老虎钳。一看那架势，就知道他是个老线工。

快要解放了，季金标特别关心护厂的事，总担心国民党临走会下毒手，破坏局里的机线设备。今天一早，他用布米袋装了一大捆金元券出去买米，谁知市面上拒收，这意味着形势在急转直下。他内心更加忐忑不安：全市工厂、学校、商界、居民……都公开成立了护厂和应变组织，电讯局各单位虽然也选出了几个护厂的联络代表，龚明宝和水妹都是联络代表，但国民党不久前从南京派来一个叫范主任的，率领李、王两个参谋，带来一个班的士兵，坐镇到局里来了。职工不敢乱说乱动，护厂队未能成立，护厂准备工作也无法着手。他回到家里，皱眉沉思。季水妹来到他身边，打量着撂在一边的空米袋，奇怪地问道：

“爸，没买到米？”

“买什么都要银元和铜板了。”

“那一大包金元券哩？”

“一堆废纸！擦屁股又太硬，扔啦！”

季大娘把午饭端上桌，一碗萝卜咸菜，一碗炒青菜，小碟子装着几块家制的豆腐乳。季金标想同两个女儿说点什么，季春妹专心在后进屋里搓麻将，青菜淡饭不想吃。季金标只有同季水妹交谈一番。他感到局里虽然推举出了几个护厂的头面人物，蛇无头不行，他想主动牵个“头”，作个穿针引线的。季水妹极力赞成。父女俩决定饭后同去局里一趟，约请几个联络代表，晚上来家里商讨，看护厂的事如何办？

饭后，季氏父女走出家门，经过甘家巷、系马桩，来到了中山路靠东湖边的百花洲。湖边凹进去一块场地，隔着水泥雕花

的围墙，可以望见里面几幢颇有气势的楼房。这原是蒋介石的南市行营，从牌楼式的门楣间向里望去，一些房子门窗洞开，里面空空，纸屑纸片满地乱飞。门口原挂有“南市警备司令部”的大黑字牌子，现在却不见了。

行人经过那里，免不了都会驻脚朝内张望几眼。季氏父女在门口站了一会，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

过了百花洲，来到高桥、瓦子角，已是繁闹的市区了。马路上的行人，比往日似乎还多。看来大家都很匆忙。尽管共产党“兵临城下”，但穿普通衣着的人，下级公教人员、工人、小商贩，他们的脸色似乎都很恬静。恬静中透着一种对新的变革即将到来的兴奋。

那些坐在三轮车和黄包车上，西装革履、长衫礼帽、衣冠楚楚的人物，他们随带着箱笼、提包……急于去赶火车或汽车，他们面容忧郁，一个劲挥着手，放开嗓门催车快走。

往日里，那面包形、流线型的各种“啾啾”叫的小轿车，极少见了。代之在路中心横冲直撞的，都是国民党一百军的大卡车、小吉普车，“嘟嘟”吼叫，仿佛老虎发了疯一样。

马路两边的店铺，有的关着门，有的开着门，有的半开着门。

人行道上，摆满了地摊子。摆地摊子的，多是国民党的中下级军官、官吏以及他们的家属，卖掉东西，好捞几个逃跑的路费。地摊子上，有西服、呢料、皮货、毛线、毛衣、手表、闹钟、收音机、留声机……有的写着条子，标着很便宜的银元价格。

季氏父女经过一处地摊子，一个烫头发、嘴唇上抹得血红的女人，招手朝他们喊：“便宜卖，便宜卖！麦尔登全新呢大衣，六块大头；九成新派力司西装，五块小头，要不要？要不

要？”女人见父女俩只是张眼望了望，指着几瓶克宁奶粉说：

“捡个便宜吧！一块大洋一瓶。”又说：“没有大头，龙洋杂洋也行。”她见父女两个人掉头走过去，失望地低下头，忽见一个穿西装的男人走近，她又高声叫了起来。

来到洗马池的十字路口中心，季金标留心到，岗亭上昨天还有腰上别着枪、手里拿着花棍的岗警站在那里，现在，不见了。

警察岗亭上，窜来了几个从翠花街宝庆银楼门口来的银元贩子，占据有利地形招揽生意。他们一手提个布袋，一手抖着光洋。一个歪戴礼帽的银元贩子嚷道：

“光洋换铜板，每块三百一十三；呃，铜板买光洋嘞，每块三吊三。”

洗马池的几条里弄巷口，全都安装了两人高的木栅栏，就象“寨门”一样，为的是“真空”时期，提防败兵和坏人抢劫。这是群众自动搞的一种应变防卫措施。

走着，走着，父女俩来到了民德路，来到了南市电讯局门口。

南市电讯局是三十年代英国商人承包建筑的一幢U字形大房子，当时号称“交通大厦”，是全市唯一的钢筋水泥建筑物。那绿色的钢窗，那水磨石子的墙壁，那柏油砂砾平台，蔚为壮观。沿台阶而上的轩昂门楣上，有水泥铸成拱形的“交通部南市电讯局”几个大字。门口前后左右，有着成排的粗大电杆木，线担上条条铜线闪着金光。门口不远人行道上，还有个圆铁盖盖着的地井，那是市内电话出局电缆地井。

季金标在门口停了一下脚，望望大楼闪亮耀眼的玻璃窗，这儿一点遮掩和防护的护厂措施也没有，还不如居民的里弄巷口啊！

在缓步沉思中，父女两踏上了局门口的台阶，四个持枪的

国民党士兵，瞄了瞄父女俩胸前挂的绘有电波形的圆形徽章，没说什么，让他们进去了。

进门不远有个水门汀的大楼梯，通楼上。左边是营业厅。营业厅门边贴了个大布告，上面写着：“南面的电报和长途电话均可通，报话费一律收银元和铜板。”走进营业厅，两边柜台上，许多顾客在数着银元和铜板，打电报和长途电话。

营业厅有门通大楼里面，门口挂有红字写的“闲人免入”的禁牌。

季氏父女推开营业厅的弹簧门走了进去。

迎面，范主任走过来了。

范主任约莫四十多岁，国字脸，细皮白肉，他穿一套笔挺的黄呢军装，威武挺拔，温文尔雅。往日里，他脸上总是眯眯笑。此刻，他愁容满面，象有什么心事。

范主任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特工人员。抗战时曾在重庆主持过“电讯人员训练班”，实际上是培训特务的。他是抓电讯的，深得军统局长戴笠所器重。蒋介石退居幕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了长江。只李宗仁、何应钦倚仗两三百万败军，在广州维持残局。大势已去，他仍忠于他的主子。这次来南市，上峰给他的任务有三：一是收集情报，二是监视白崇禧驻守南市的一百军，三是必要时破坏南市电讯局的机线设备并布置潜伏人员。而第三条则是主要任务。南市通讯系统重要，长途电话四通八达，均有直达或转接的载波电路。局里机务站通讯机械齐全先进，特别有一部十二路载波终端机，则是美国的最新尖端产品，全国也只有少数大城市才有。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南市行营和庐山大林路避暑别墅内，拿起电话听筒，三几分钟，便能向西安的胡宗南、沈阳的

陈诚下达命令。远隔千山万水，声音清晰，如同当面晤谈。南市的十二路载波电讯设备在反共内战中，对蒋帮是发挥过作用的。新式的设施不能落在共产党手里，南市电讯局这神经中枢必须切断，十二路载波机拆不走也要毁掉。范主任来到南市的第二天，便带着一个班的武装士兵，进驻到电讯局来了。电讯局局长陈金荣小心翼翼接待了他。他选定住在三楼机务站对面一间大房子里，为的是亲自掌握，必要时采取断然措施。但战局失利，出人意料，东边的共军向樟树侧击迂回过来，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一百军如不尽快南撤，行将全军覆没。范主任决定自己几个人先行“转进”，这两天，他一直在考虑必须完成的主要任务。破坏电讯局机务站的行动提早不行，因为一百军未撤，还要利用通讯设备。只能在大部队撤走后才能动手。他想把破坏的任务留交随来的那一个班的士兵去执行。那些家伙都是捉来的壮丁，办事极不可靠，事情还真有点棘手！范主任满怀心事，他走下楼准备出去一趟，劈面遇见季氏父女，他敛起愁容，脸上转成微笑，扬起戴着白手套的右手，向父女俩主动打招呼道：

“你们好啊，吃了饭没有？”

季水妹对范主任是颇具好感的，一个上校军官，没一点架子。她见他和和气气主动先打招呼，便笑吟吟回答说：“吃过了。”

“你们是来值班啊？”范主任问。

“我是来当帮班。”季水妹指着紧闭嘴角的季金标：“我爸爸来局里有点事。”

“那好。”范主任笑容可掬拉开弹簧门，径直走出去了。

弹簧门挡住了范主任的身影，季金标附着女儿的耳朵嘀咕了几句，两人分别去约请人去了。

范主任走出营业厅，心里忽然一动：季水妹当话房的帮班是下午两点上班，现在不到一点钟，这么早跑来干嘛？季金标没有班，不在家里歇着，这种时候，平白无故溜来作什么？有事，有什么事？出于一种职业性的本能，他脑子很敏感。况且今早他已得密报，电讯局内部在成立护厂队，决心保护机线设备。报、话房等单位暗中都选出了“联络代表”，名单中不乏“危险分子”，其中就有季水妹在内。

范主任在大门口台阶上伫立下来，略带绿色的眼珠在眼眶内转动着。他取出一个镀金烟盒，掏出一根香烟叼在嘴上，烟圈缭绕中，季水妹的神态、语气，象虫子一样在他心里蠕动。他已风闻季水妹是个泼辣强悍、胆大心细的角色。他呼出一口烟，凝神默想，回忆起同季水妹的一次接触。前天，她来话房接班，他与她作过短短的交谈，她爽朗中掩不住一种隐秘的、探询的神态。那溜溜转的眼珠子，那吞吞吐吐的问话，象是要从自己口中掏出点什么情况去。季水妹的父亲是个老工人，阴阳怪气的，这就更说明了她的“危险性”。是的，她是有名堂的，一定的。不过，她到底年青，从刚才她的答话中可以看出，她还嫩得很，非老奸巨滑之辈可比。应该从季水妹身上找到突破口。他们将如何护厂？有什么武器，会采取什么措施？

想到这里，范主任暗暗点了点头。他跨下台阶，扶了扶头上的大盖军帽。决定两点钟以前赶回来，在话房等待季水妹，同她“谈谈心”，摸摸他们的底。